

打開犬儒的 潘朵拉之盒

文字 | 吳垠慧

圖片提供 |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

「犬儒共和國」位於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內的「大使館」，正在展出藝術家姚瑞中的個展，展出作品都與「犬儒共和國」相關……其實這個虛擬國度正是姚瑞中個展的名稱，透過四件錄像作品，探討台灣與美、中強國之間複雜曖昧的依存關係。嘲弄、撩撥政治和歷史的底線，是姚瑞中卅多年來一貫的創作特質，他以「犬儒共和國」比喻和台灣一樣曾經被殖民的小國，透過和魔鬼（強權）達成的各種協議，爭取在國際生存的空間。

姚瑞中：犬儒共和國

即日起~7/5

台北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美援大樓、中正堂
INFO 02-87735087

當世界還在為武漢肺炎的疫情焦頭爛額，一個名為「犬儒共和國」的虛擬國家在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設立了「大使館」，歡迎民眾「入境」參觀，館內目前是台灣藝術家姚瑞中應邀在此舉辦個展，展出作品都與「犬儒共和國」相關，外界可藉此認識該國創立的過程，及其展現的美學觀。

事實上，「犬儒共和國」是姚瑞中這次個展的名稱，主要作品是在美援大樓展出的四件錄像新作，題材分別取自：一九六九年美國登陸月球、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、一九八九年天安門「六四事件」及二〇〇一年美國九一一恐攻事件，姚瑞中以犬儒式的戲謔，再探台灣與美、中強國之間複雜曖昧的依存關係。

嘲諷式再現歷史 探討台灣與美中之間的曖昧依存

冷戰時期，美國與蘇聯透過太空競賽爭奪世界強權，美國太空人在月球插上美國星條旗的影像，在《犬儒共和國：1969》被重新詮釋。姚瑞中飾演的太空人在月球（其實是南台灣景點「月世界」）打高爾夫球入洞後，將美國國旗拔掉換上犬儒共和國國旗，宣示占領。這件作品延續了姚瑞中一九九四年「本土占領行動」行為攝影之概念，他在全台六處殖民國的登陸點，模仿狗屎畫地盤諷刺殖民主義。

一九七九年元旦中美建交，撼動台灣社會。一九七八年底，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並廢止共同防禦條約，全台爆發反美示威浪潮，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托



《犬儒共和國：1969》。



《犬儒共和國：1979》。

弗銜命來台說明，遭到示威群眾攻擊受傷。台美斷交兩週之後，中美正式建交。姚瑞中擷取示威現場警民對峙的瞬間，為《犬儒共和國：1979》的拍攝腳本，只不過，原本劍拔弩張的氣氛卻被蛋洗「健美警察」的惡搞取代，蛋汁與男體肌肉碰撞變異成軟調的情色片。

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發生「六四事件」，去年屆滿卅年，直到今日，「六四」在中國仍是一段被屏蔽的歷史。當時廣為流傳的一張照片：一名身穿白衣黑褲、手提塑膠袋的男子，隻身阻擋坦克車隊行進，男子更試圖爬上坦克最後被人帶離，這名被媒體稱為「坦克人」的男子身分成謎。姚瑞中挪用這段影像創作《犬儒共和國：1989》，也挑戰六四的禁忌。他從中國進口四部同型號、誘敵使用的充氣坦克，在空總廣場重新拍攝，四部沒充足氣體的坦克型態歪扭，還得仰賴工作人員推動，形體雖然碩大，卻也只是充氣的塑膠道具。

科技發達的當代，實況影像隨著即時新聞、直播報導快速傳送到人們眼前，遭挾持的民航機撞擊紐約雙子星雙樓，在現場與不在現場的人們同步直擊那一瞬間，「九一一」是許多人記憶深刻的災難畫面，也引起大眾對恐攻與反恐議題的辯證。《犬儒共和國：2001》裡一名全副武裝的蒙面男子，胸前綁著多個蜂炮筒予人自殺炸彈客的聯想，他走進「犬儒共和國警察局」引燃火線，只見蜂炮四射卻沒產生任何危害性，猶如一場絢爛的花火秀，但也僅此而已。

以犬儒國度為喻 回返歷史幻境

身為台灣戰後第二代藝術家，姚瑞中經歷威權和解嚴時代，一九九〇年代服兵役，軍中不合時宜的思想教育對照社會現實，既可笑、也荒謬，這段期間姚瑞中創作出飄浮的「螺旋槳人」比喻失根、失語的世代，而飄浮這個母題更延續至「反攻大陸行動」系列、《玉山飄浮》、《歷史幽魂》、《分列式》等影像創作當中，也開啟日後葷素不忌的「犬儒」系列。本次也在空總中正堂展出姚瑞中的政治藝術系列。

當代社會對「犬儒」觀感略有負評，姚瑞中認為「酸民」可為代表。然而，這個源自古希臘「犬儒學派」（Cynicism）字詞的原意其實頗為激進：反權威、低物欲、具批判力、鼓勵人們應該獨立自主生活。時至今日，犬儒被視為憤世嫉俗、玩世不恭、質疑他人堅持正向價值的懷疑論者，當代犬儒將個人對世界的無力感化為安全距離，好百般嘲弄，理應與魔鬼分處敵對陣營，而今也可為了自身利益締結盟友，因此，姚瑞中以「犬儒共和國」比喻和台灣一樣曾經被殖民的小國，透過和魔鬼（強權）達成的各種協議，爭取在國際生存的空間。

嘲弄、撩撥政治和歷史的底線，是姚瑞中卅多年來一貫的創作特質，然而，當他不斷透過創作帶領觀者返回歷史，我們看到的歷史是何面貌？眼前只見「嘻嗒客」（cynic）打造的自嘲國度，而歷史終究只是幻境一場。



《犬儒共和國：2001》。



2004-2006年「犬儒外史」系列。



在中正堂舞台展出2011年錄像《萬歲》。



姚瑞中為「天打那實驗體」1997年在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演出的《時候到了》設計舞台。（姚瑞中提供）